

馬列主義叢書

著 寧 列

無產階級革命
與叛徒考茨基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1313284

A22
80941/2

A226

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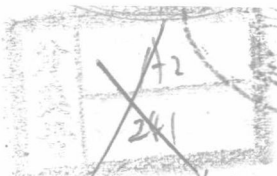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無產階級革命
與叛徒考茨基



CS1503009



— 436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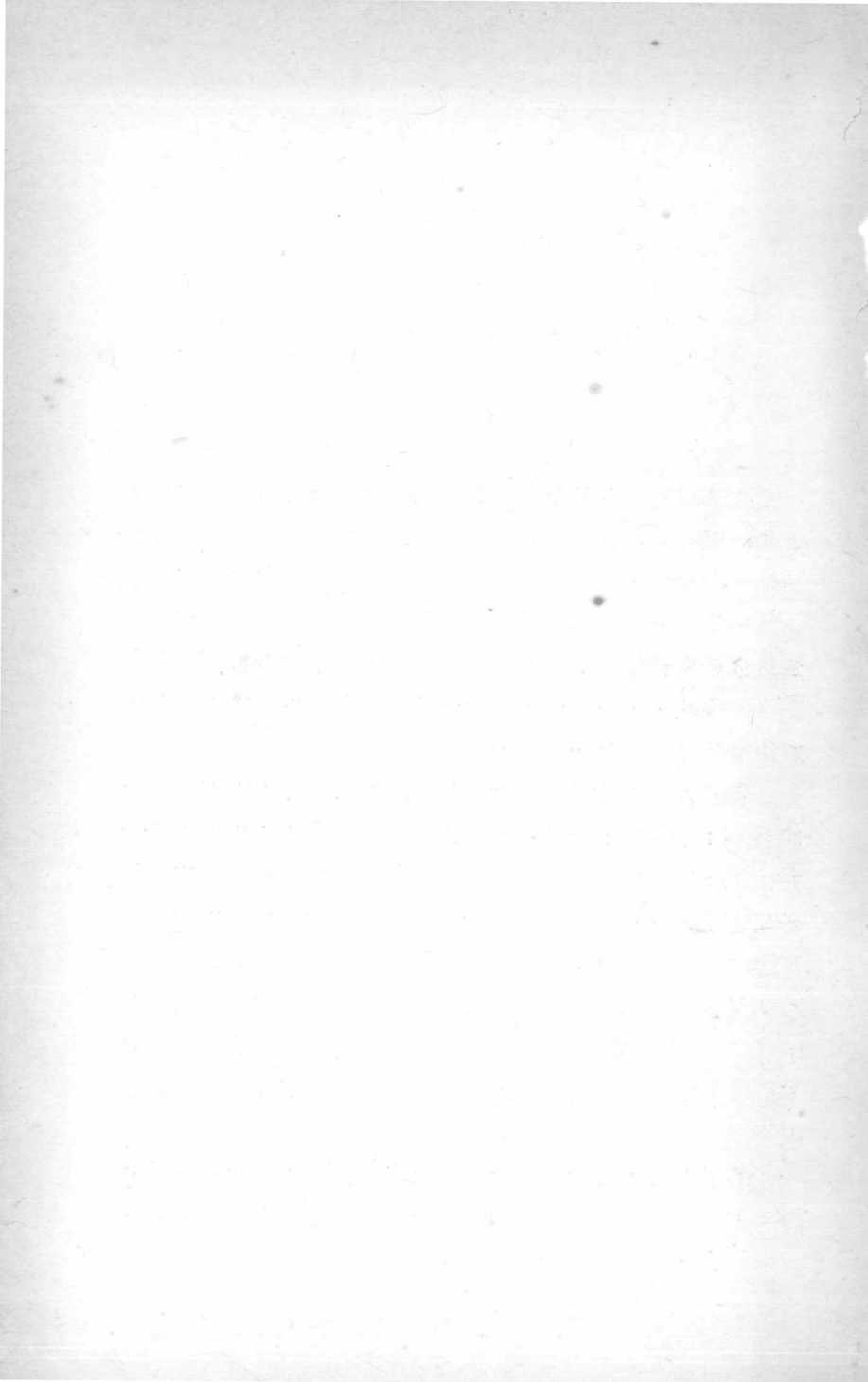
重慶師大圖書館

登記號碼 66370

0081120

出版局聲明

本版列寧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係按馬恩列學院所編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第二卷譯出。



目次

序言.....	5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9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制.....	21
被剝削者能與剝削者平等麼？.....	30
蘇維埃不可以變為國家組織嗎.....	38
立憲會議與蘇維埃共和國.....	46
蘇維埃憲法.....	56
什麼是國際主義？.....	66
在所謂「經濟分析」的幌子下替資產階級効勞.....	81
附錄一：關於立憲會議問題的提綱.....	110
附錄二：王德威爾得論國家的新書.....	115
簡要註釋.....	125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維也納出版了考茨基著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Wien, 1918, Ignaz Brand, 共六三頁），這本小冊子乃是最明顯不過地證明各國一切忠誠的社會主義者所老早就指出的第二國際已遭到最可恥與最澈底破產的實例。現在，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在許多國家中已實際地擺在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底叛徒詭辯及其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加以分析，是很必要的。

但是首先應當着重提到，從歐戰剛一開始時起，本書作者就已屢次指出過考茨基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六年間，在國外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報與共產主義者雜誌上，已有過多篇論文講到這點。這些文章，曾由彼得格拉蘇維埃彙刊成書，標名為反潮流，季諾維也夫與列寧合著，一九一八年，彼得格拉出版（共五五〇頁）。我於一九一五年在日內瓦出版的當時即譯成德文和法文的一本小冊子上，關於「考茨基主義」曾這樣寫道：

「考茨基這位第二國際中最有威望的人物，乃是一種最標本和最顯著的例證，表明在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如何弄

到在實際上把馬克思主義變爲「司徒盧威主義」或「布連坦諾主義」』（即變爲承認無產階級底非革命「階級」鬥爭的自由資產階級學說，而將這種學說表現得特別明顯的，就是俄國作家司徒盧威與德國經濟學家布連坦諾）。『我們從普列漢諾夫的例子也可以看到這點。他們用彰明較著的詭辯，閹割馬克思主義中的革命生動精神，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當中的一切，除了革命的鬥爭手段而外，除了鼓吹和準備這些手段以及用這種精神去教育羣衆而外，其他都加以承認。考茨基無原則地把此次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的這一社會沙文主義基本思想，與在表決軍事預算時投棄權票及在口頭上表示其反對黨姿態等等而向左派所作外交式外表上的讓步「調和」起來。一九〇九年，考茨基著有論述革命時代逼近以及戰爭與革命有聯繫的專書；一九一二年，考茨基簽名贊成過主張利用即將到來的戰爭以進行革命的巴塞爾宣言，現在他却百般辯護和粉飾社會沙文主義，並且也同普列漢諾夫一樣，甘願附和資產階級，譏笑一切革命意圖以及進行直接革命鬥爭底任何步驟。

工人階級若不無情反對這種叛徒立場、無氣節性、對機會主義獻媚以及在理論上空前俗化馬克思主義的行爲，便不能實現其全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義決非偶然現象，而是第二國際矛盾底社會產物，即口頭上忠實於馬克思主義和實際上屈服於機會主義的社會產物』（見季諾維也夫與列寧合著：社會主義與戰爭一書，一九一五年，日內瓦出版，第一三至一四頁）。

其次，我在一九一六年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¹（一九一七年彼得格拉出版）一書中，曾詳細地批判了考茨基關於帝國主義的一切議論在理論上的荒謬性。當時我引用過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其內容就是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趨向於有加無已地兼併或征服農業的（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區域，而不管那裏住的是什麼民族」。我曾指明出，這個定義是完全不正確的，其目的是「適應」於抹煞帝國主義最深刻的矛盾，以及同機會主義調和。我提出了我自己對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組織和財政資本底統治業已確立，資本輸出已具有特別重大意義，國際托拉斯分割世界業已開始而各最大資本主義國家分割全球領土業已完結的那個階段上的資本主義」²。我曾指明出考茨基對於帝國主義的批評，甚至還不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它的批評。

最後，我在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間，即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前夕，著有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一書（一九一八年初在彼得格拉出版），在該書第六章，即論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一章中，我曾特別提到考茨基，證明考茨基完全曲解了馬克思學說，將其贗造成為機會主義，我說「他在口頭上承認革命，實際上却背棄了革命」。

其實，考茨基在其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中所犯的

基本理論錯誤，也就是他對於馬克思底國家學說所作的機會主義曲解，這種曲解已被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詳細地揭露出來了。

這幾句卷頭語，我認為是必要的，因為從這裏可以看出：還在布爾什維克尚未奪得政權和考茨基尚未以此責備布爾什維克以前很久，我就已公開斥責過考茨基為叛徒了。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了庸 俗的自由主義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冊子中所講到的基本問題，乃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內容，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這個問題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是對於各先進國，尤其是對於各交戰國，尤其是在目前具有極重大的意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全部無產階級鬥爭中最主要的問題。因此對於這個問題必須加以仔細說明。

考茨基曾這樣提出問題：「這兩個社會主義派別（即布爾什維克與非布爾什維克）的對立，乃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方法，即民主方法與專政方法的對立」（第三頁）。

這裏我們要順便說明一句，考茨基把俄國的非布爾什維克，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稱為社會主義者，是只以他們的名稱，即只以他們的空話，而不以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所佔的實際地位為根據。這是何等高明地來了解 and 運用馬克思主義啊！但關於這一點，讓我往下再比較詳細的去說吧。

現在應當說明的是主要之點，即考茨基所謂「民主方法與專政方法」「根本對立」這個偉大發現。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考茨基那本小冊子底全部實質就在這裏。這真是怪誕

絕倫的糊塗理論，這真是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所以必得承認說，考茨基是遠遠超過伯恩施坦之上了。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乃是無產階級國家對資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民主制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關係問題。看起來這已是明如皎日了。然而考茨基好像專門背誦歷史教科書的中學教員似的，固執地把背對着二十世紀，把面朝着十八世紀，第一百次乾燥無味地在該書許多篇章中反復咀嚼着什麼資產階級民主制對君主專制與中世紀制關係的爛調！

真像在大夢裏咀嚼樹皮哩！

這根本是文不對題的說法。考茨基想把問題說成似乎有人在鼓吹「蔑視民主制」（第一一頁）等等的這種企圖，祇能令人發笑而已。考茨基之所以必須用這種空話來抹煞並混淆問題，是因為他按自由主義的立場提出問題，祇是說什麼一般的民主制，而不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他甚至避開這個確定的階級的概念，而拚命講什麼「社會主義前期的」民主制。在該小冊子上幾乎佔了三分之一（在全書六十三頁中佔了二十頁）篇幅的這位空談家底空談，是資產階級所非常樂聞的，因為這套空談等於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粉飾而抹煞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但考茨基所標榜的書名，終究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學說底精華正在於此，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說了一大堆文不對題的空話之後，也只好引出馬克思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些話來。

究竟「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怎樣做了這件事，這簡直是一齣大滑稽劇！聽呵：

「這個見解」(即考茨基宣稱爲蔑視民主制的見解)「所根據的，祇是馬克思所說的一個字」。——考茨基在該小冊子第二〇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而在第六〇頁上，他甚至把這說成爲(布爾什維克)「湊巧記起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一封信上用過一次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字眼」(原文上一字不差地這樣寫着!! des Wörtchens)。

試看馬克思底這個「字眼」吧：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着一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合的也有一個政治過渡時期，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則只能是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³。

第一，把馬克思總結他全部革命學說的這段著名議論稱爲一個「字」，甚至稱爲一個「字眼」，——這簡直是侮辱馬克思主義，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應該忘記，考茨基是把馬克思著作讀得幾乎能橫流倒背的一個人；按考茨基底一切著作來看，在他的書桌裏或腦袋裏定是藏有許多木箱，其中把馬克思底全部著作都擺列得極有條理，極便於隨時引證。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論馬克思或恩格斯，無論在通信中或刊印的著作中，都把無產階級專政說過許多許多次，尤其是在巴黎公社前後這個時期。考茨基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公式不過是無產階級「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任務在歷史上更具體的和科學上更確切的說明而已；關於這個任務，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經驗，尤其是一八七一年革命底經驗，從一八五二至一八九一這四十年過程中，都是時常說到的。

爲什麼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博學考茨基竟會如此怪誕絕倫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呢？如果說到這種現象底哲學基礎，那這就是用折衷論與詭辯說來偷換辯證法。考茨基原是最會耍這套偷換把戲的能手。如果從政治與實際內容來看，那這就是効忠於機會主義者，即歸根到底是効忠於資產階級。自歐戰開始時起，考茨基在這口頭上做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做資產階級奴僕的藝術方面，真是突飛猛進，巧奪天工了。

當你去考察考茨基如何巧妙地「解釋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個「字眼」的時候，你就會更加相信這一點。聽呵：

「可惜馬克思沒有較爲詳細地指示出，他究竟怎樣了解這個專政」…（這完全是叛徒欺人之談，因爲馬克思與恩格斯恰恰有過許多極詳細的指示，不過熟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博學考茨基故意加以抹煞罷了）…「按字義來講，專政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自然，單就本義來講，這個字又是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獨裁與君主專制的區別，就是前者不是一種經常的國家機關，而是一種暫時的極端辦法。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一語既然不是說個人專政，而是說一個階級專政，就可見馬克思說到專政時決不是指該字底本義而言。

他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指凡在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的地方所必然出現的那種狀態。單就馬克思認爲英美可以和平地實現過渡，即用民主方法來實現過渡的這個見解，已可證明他在這裏所說的專政並不是指管理形式而言了」（第二〇頁）。

我故意把考茨基底這段議論完全摘引出來，好使讀者能夠明顯地看出「理論家」考茨基所運用的是怎樣的一種手法。

考茨基想先從專政這「字」底定義來着手觀察問題。

好極了。觀察問題時採取任何一種方法本是每個人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要把觀察問題的真誠態度與不誠意態度分別清楚。誰想用這種方法去認真觀察問題，他就必須作出他自己對於這個「字」的定義。那時，問題就會提得清楚而直爽。考茨基却不這樣做。他說：「按字義來講，專政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

第一，這不是定義。既然考茨基不願意對於專政這一概念下個定義，那末他為什麼又採取這種方法來研究問題呢？

第二，這顯然不正確。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會講到一般的「民主」。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會忘記提出究竟「供哪一個階級享受？」的問題。誰都知道，——就是「歷史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隸底起義或激烈的騷動，立刻就暴露出古代國家底實質是奴隸主底專政。試問這個專政毀滅了奴隸主中的民主，即供奴隸主享受的民主沒有呢？誰都知道，是沒有的。

「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講出這種怪誕絕倫的謊言爛語，是因為他「忘掉了」階級鬥爭……

要使考茨基所持的自由主義的虛假論斷變為馬克思主義的和合乎真理的論斷，那就必須說：專政的意思不一定要毀滅對其他階級實行專政的那個階級所享受的民主，但它一定是要毀滅（或加以極重大的限制，這也就是毀滅底形式之

一) 受專政所制壓或受專政所反對的那個階級所享受的民主。

但是，不管這個論斷怎樣真確，然而它並沒有作出一個專政底定義。

我們且來考察考茨基其次的話吧：

…「自然，單就本義來講，這個字又是表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

考茨基好像瞎了眼的小狗兒用鼻子隨便東嗅西嗅，偶然在這裏嗅到了一種真確的意思（就是說，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但他畢竟還是沒有作出專政底定義來；此外他又說出了歷史上明明不正確的議論，彷彿專政就是個人獨裁。這在文法上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行專政的也可能是一小羣人，或是寡頭，或是一個階級等等。

此外，考茨基又說到專政與君主專制的區別，雖然他的解說顯然是不正確，但我們也不去分析它了，因為這同我們所研討的問題完全無關。考茨基愛把自己的臉由二十世紀轉向十八世紀，又由十八世紀轉向太古時代，他的這種嗜好是誰都知道的，我們希望德國的無產階級達到專政之後，會估計到考茨基底這種嗜好，譬如說，要叫他到中學裏去充當古代史教員吧。用關於君主專制的機智推論來避免作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這若不是極端愚蠢的想法，也是非常拙笨的欺詐伎倆。

總之，考茨基立意來談論專政的時候，講了一大堆顯然不正確的廢話，却沒有作出任何定義來！他本來可以不依靠本人的才智，祇憑自己的記憶力，從他的「木箱」中拿出馬克思

論述專政的一切語句來。要是這樣，他就一定能得到下面這個定義或實質上與此相符的定義：

專政是直接憑藉於強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強力手段所獲得，所維持，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看，這樣一個簡單的真理，這對於每個覺悟的工人（即羣衆底代表，而不是如像各國社會帝國主義者這班被資本家收買的市儈混蛋底上層份子）都明如皎日的真理，這對於每個爲自身解放而奮鬥的被剝削者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這對於每個馬克思主義者都無待爭辯的真理，我們竟必須『用戰爭手段』才能從最博學的考茨基先生那裏把『它』解救出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爲成了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可鄙諂媚者，即第二國際領袖們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始而玩弄了一套偷換把戲，公然胡說八道，硬說『專政』底本義是表示個人獨裁，隨後他——根據這種偷換把戲！——就聲明說，可見馬克思所講的階級專政並沒含有該字底本義（而是說，專政不是指革命的強力，而是指『在資產階級的——請注意這個形容詞——民主制度下和平地獲得大多數』）。

他說應當把『狀態』與『管理底形式』區別開來。這種異常深奧的區別，正像我們竟把一個拙於推論的人底愚蠢『狀態』與其愚蠢『形式』區別開來一樣！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專政解釋爲『統治底狀態』（他在該書下一頁，即第二一頁上一字不差地這樣說），是因爲那時就能使革命的強力化爲烏有，使強力的革命化爲烏有。

「統治底狀態」就是一種在…「民主制度」下可以有任何一種大多數的狀態。運用這樣一套詐術，就能安然無事地使革命化爲烏有了。

但這套詐術實在太笨拙了，因而也就挽救不了考茨基。專政底前提和意思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採用叛徒們所不高興的那種革命強力底「狀態」，這是誰也隱瞞不了的真理。所謂「狀態」與「管理形式」有區別，這種議論之荒謬可笑，是顯而易見的事。在這裏談什麼管理形式便是加倍愚蠢，因爲連三尺之童也知道君主國與共和國是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我們竟必須向考茨基先生解釋，這兩種管理形式，也同資本主義制度下其他一切過渡的「管理形式」一樣，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即資產階級專政底各種變態而已。

末了，談論什麼管理形式，就不但是愚蠢，並且是粗魯地偽造馬克思底意思，因爲馬克思在這裏所說的分明是國家底形式或類型，而不是管理底形式。

如果不用強力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的機器來代替它，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這種新的機器，如恩格斯所說：「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所有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飾與歪曲，因爲他那叛徒的立場使他非這樣作不可。

試看他所運用的是怎樣卑鄙無聊的遁詞吧。

遁詞一：「單就馬克思認爲英美可能有和平的變革，即用民主方法實現的變革這一見解，已可證明他在這裏所說的不是指管理底形式而言了」…